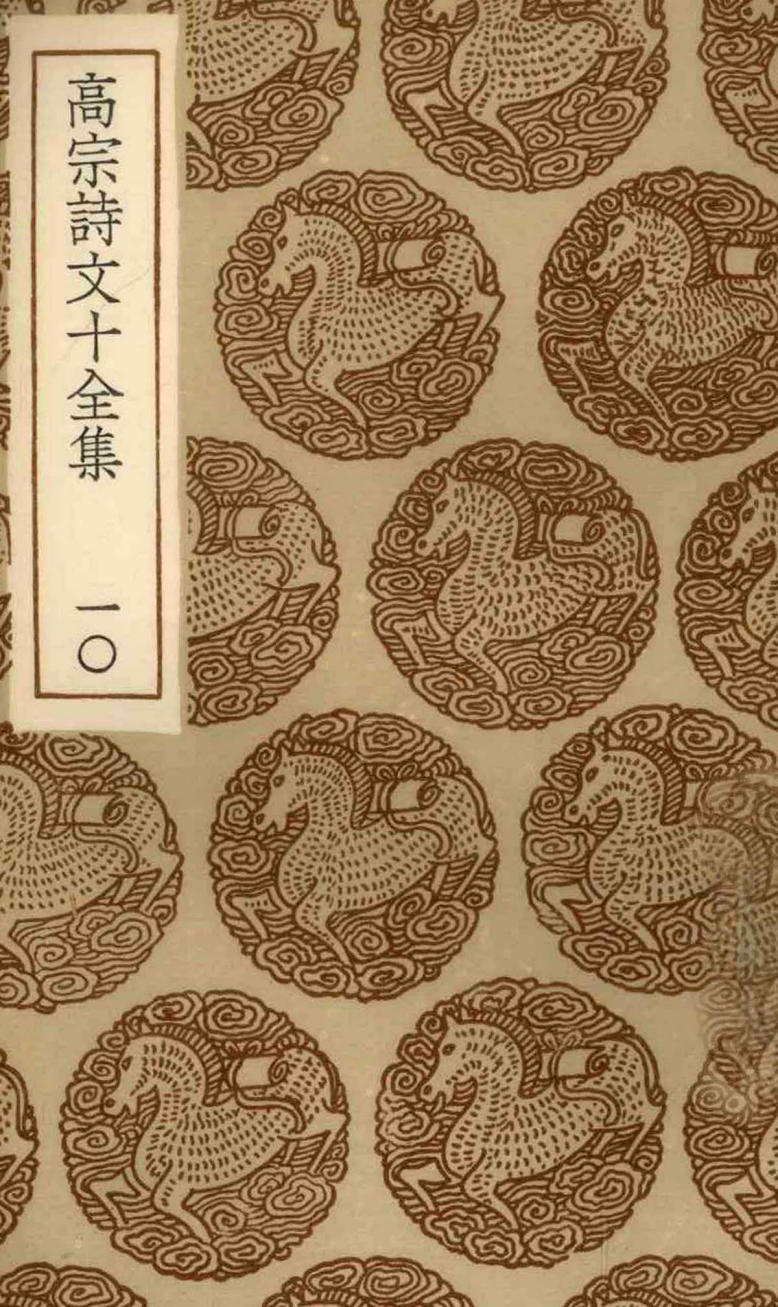


高宗詩文十全集

一〇



高宗詩文十全集

(十)

清彭
高元
宗瑞
撰編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高宗詩文十全集
十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翁

撰者 清高宗

編者 彭元瑞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五十

再定廓爾喀第十之四

詩六首

上辛日祈穀禮成述事用昨年韻癸丑

復來七日得初辛。祈穀躬親舉首春。捷伐安邊虔顙祝。歸降耆武鑒據寅。前歲秋。廓爾喀復擾藏界。命福康安統率勁旅。聲罪致討。實非得已。
是以上年次辛祈穀。對越之下。仰祈昭鑒曲直。夏間。官兵七戰七捷。彼即膽落。悔罪顙降。遣使入貢。現與元正朝會。實感上蒼垂鑒衷誠耳。授終僂指三年近。慎始銘心歷歲申。惕若捧盈增敬謹。敢稱惟已受恩頻。

紫光閣賜宴外藩作

首祚迎禧宴紫光。茵聯新舊例藩王。并宣回部親詢政。回部等入覲者。每召至御前。詢其地方年景。不藉舌人傳譯。亦召陪臣手賜觴。每年此間筵宴年班外藩、蒙古王、公、台吉等。掄召至御榻。霍罕謝愆脫逋宥。霍罕伯克納喇巴圖。前因拳獲放。曾降旨不准其進貢。上年四月間。籲請。亦得邀賜。以昭慈惠。歸順罷兵強。廓爾喀此番窘迫歸降悔罪。出于至誠。予亦體上遣使入覲。念其悔過懇切。因復允其所請。聲讀。歸順罷兵。天好生之德。宥罪罷兵。令其使臣大頭目囑箕第烏達特塔巴等來京。合其一體入宴。並優加賞資。中朝柔遠之道。固當如是耳。戰圖又得重增冊。天眷十全敬益臻。

新正重華宮茶宴廷臣及內廷翰林用洪範九五福之三曰康甯聯句復成二律。

窮兵黷武恆爲戒。却類窮兵黷武人。幸是寰中民樂業。疊看方外使去來賓。庶幾浮議無士橫。去及得聯吟應節陳。咨爾相將莫過頌。悉予乾惕正增寅。

康甯詎可徒言飾。俯仰惟應晰理叅。阼踐五旬歲有八。篇臨九五福之三。自五十六年始。以洪範九五福之一。曰壽。聯句。以後每歲新正。次第遞詠。計至六十年。五福適全。益深保泰持盈念。敢作豐亨豫大談。每以不期荷天眷。心誠感謝更誠慙。今年乃值九五福之三曰康甯。

洪範九五福之三曰康甯聯句有序

俾壽而富之篇。一可再宮詔遞詠。既康且甯之祝。三及五洛範方盈。惕有命之基。成之頌曰不敢。仰厥聲之駿。文之雅曰遙求。發春共樂以登臺。啓帙仍聯于剪席。七巡茗椀。三索華觚。原夫瀉奏康哉。姬歛甯止。端冕演疇于書策。其源神禹武箕。垂衣占繇于易林。願法黃帝堯舜。焦延壽易林。黃帝、堯、舜、履行至公。冠帶垂衣。天下惟幾繼以惟康者。心虞夏之相傳。太清下及太甯者。體天地以爲量。藐予多祜。念彼庶徵。幸履順於眷貽。遂鼎來于毫耄。遑師天健。但亶日強。虔跪拜之如儀。禮宗九奏。勅盱宵之罔斁。家國萬幾。熊經鳥伸。素斥神仙之妄。丹砂水玉。嘗譏服餌之誣。鳩頂枯藤。卻榔栗之扶老。蠅頭細簡。屏黷黷之代明。頒禽驗近日之詩。發槍中鹿。校獵結少年之習。盤馬彎弓。顧矚鑠獲豫于一身。而平安願均之羣下。聽因風之珂馬。恩許耆臣。謝臨旦之朝雞。優寬揆席。高齡粟帛。引年加錫以頤神。偏歲鐸糧。孚惠咸周于果腹。販草七十省。積脂蠶肥。嫺隸卅九旗。鴻賓駒牧。蓋熙洽綿經。四世樂觀休養之成。

而者定統暨十全益普康甯之大。則有準疆重定。拓輿連獨樹之區。回部久平。撈玉底三河之貢。兩金州磔熏狐兔。番練荷戈。七鯤身海帖鯨鯢。社童薤髮。跼鷺水落北戶。王親八表之朝。花象山通南甸。國悔廿年之臯。七戰七勝。陽布城之廓喀。誠降三世三乘。烏斯藏之奔巴。永定於是。灤池雪嶺。銅柱朱波。沙線駛夫淡洋。繩橋度夫熱索。咸歸聲教。共享安和。調鷹鏢鹿之倫。入華胥國而按堵。獻樂頂經之族。登明堂位而陳廷。近爲作記以臚詳。衆可聯詩而分部。迴憶夙宵方略。寒暑軍書。或問報于清宮。后明待白。或覽章于行帳。放仗批朱。惟知己知彼之單心。乃歸順歸降之底績。方能圖戰。具在汗青。每遇發兵。輒爲鬢白。四知繫下。詎敢圖心事之康甯。五福吟中。更較難天恩之壽富。且夫福全斯美。極反相乘。昔抒筆以爲文。曾陳書而闡義。成讀範之一首。示御世者三憂。蓋以惕勵无咎者存乎乾。抑且恐懼致福者出乎震。彼士燮千秋之名論。恐內懼或弛外甯。若仲淹一代之良臣。知先憂迺成後樂。理同攻盾。前三對配乎後三。道若循環。建五斂時於敷五。孰窺斯旨。自譏殷自箴。有味其言。以規毋以頌。凜幾先之終日。韻寓一先。次祈穀之元辰。祥占八穀。庶共體周書文侯之命。求惠康亦戒荒甯。憶常論中庸虞舜之章。無大德惟慚受命。

御製

箕疇五福賸三年

新正重華宮茶宴。自辛亥年定以洪範九五福分五年聯詠。茲癸丑輪值三曰康甯。屈指三年。至乙卯而五福適全。

三曰康甯值詠聯。天貺益增心益

惕。

安新附連。

人君奉天子民。其康甯以天下爲量。與衆人不同。而我朝天下之廣。又與前代不同。即今十七省富庶恬熙。諸外藩愛戴樂利。此與古稀說所云。雖非大富。可謂小康矣。

不得已還用兵十。

予雖不敢有意佳兵。而事會所值。如乙亥至庚辰之于準。回二部。戊辰。辛卯之于大小金川。已丑之于緬甸。丁未之于臺灣。戊申之于安南。已酉。辛亥之于廓爾喀。或以酋衆來奔。或以么麼不靖。或以奸民滋事。或以舊藩控訴。皆非得已而用兵。綜計之。凡十次。而內地之小醜跳梁。隨時勦滅者弗與焉。

誰能去每策勳駢。

左傳劉子之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伏讀御製開感論。師旅征伐之于國。猶雷霆霜雪之于天。我皇上詰戎揚武。于伊犁則降達瓦齊。馘阿睦爾撒納。于回部則馘波哈拉泥敦。

霍集占。于兩金川則降婆羅奔。馘僧格桑。俘索諾木。于臺灣則俘林爽文。莊大田。于安南則降阮光平。于緬甸則降孟頽。于廓爾喀則再降拉特納巴都爾。十次大功全載。孔子所謂好謀而成。我戰則克者也。脫歡元孽。

分蒙古。元亡。其疆臣分爲三。其渠有馬哈木者。即明史脫歡太師。瓦剌明衰懼也先。準噶爾分四。爲四部衛拉特。木之師正統至陷其營。即數世狼獾熊有種。噶爾丹者。巴圖魯渾台吉第六子。策妄阿拉布坦者。巴圖魯渾台吉第五子。

史所稱瓦剌大師也先也。蒙古語謂釜爲脫歡。今準語釜爲海蘇。蓋諱其祖。噶爾丹自藏回舊部爲汗。康熙年間。犯塞敗死。策妄阿拉布坦收其父舊屬。及噶爾丹餘衆。復成部落。遂據汗位。子噶爾丹策凌。孫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兩

其庶兄喇嘛達爾札纂之。達瓦齊者。巴圖魯渾台吉第七子布木之曾孫。復篡其位所謂封狼生狼。狼生狼也。臣金簡。兩

朝征服叛相緣。康熙年間。準噶爾掠喀爾喀。闖入內地。聖祖三征朔漠。禦行天討。噶爾丹竄。伏冥誅。策妄阿拉布

兩路進剿。未卽窮邊。旅卽罷師。皇上御極之初。亦度外置之。迨達瓦齊篡奪相尋。諸部落接踵內屬。遂命大

臣統新附之衆。並八旗勁旅。分路致討。俘達瓦齊。伊犁底定。皆我皇上繼志述事。以成兩朝未竟之緒也。拯諸水

火非貪地也。準噶爾內亂頻仍。達瓦齊更暴虐。部衆受其荼毒。相率叛關。若不爲經理。游牧豈可與喀爾喀隣居。是役

斷若風霆總信天。廷臣扭雍正年間和卜多之役。羣懷恒怯。皇上斷自宸衷。御製師以春三二月啓。向來塞上用兵。

以春月乘彼馬未肥。則不能逐。開感論。設爲信天主人之詞。以祛羣蔽。洵乎順天者昌也。五月大兵至伊犁。達瓦齊於格登山聚兵近萬。將軍等遶勁卒二十

遂命兩路以二月出師。臣劉墉。戰憑夜廿五人前。二入。率以阿玉錫。巴圖魯濟爾噶爾察哈什三人。夜斫其營。賊衆驚

相蹂躪。死者甚多。來降者六千五百人。我二十五人無一受傷者。計出師後。祇此一戰。別無亡矢遺鏃之費。伊犁迎路簞壺入。大師所至。望風歸附。沿途厄魯特回子。喇

霍集聞風縷組牽。

達瓦齊於格登山敗後。以百餘騎竄回疆。回人阿奇木霍集斯伯克執獻軍門。告廟受俘。付理藩院。以其罪祇冀奪本部。並未侵犯天朝。後封爲親王。置之京邸。以上初次平定準噶爾。是爲武功之一。

未待飽飛昏破鏡。

阿睦爾撒納貪回僥倖。在本部時與達瓦齊狼狽爲奸。用其謀以篡喇嘛達爾札。假推達瓦齊爲汗。爭利相軋。勢不敵。急而歸我。欲假手去達瓦齊。而自覲爲總台。言我皇上用人之際。使貪使詐。封

以輝特親王。用爲副將軍。而于其隱衷。

洞若觀火。阿睦爾撒納以其欲難遂。因于入覲時中途逃去。煽亂伊犁。復勢撻伐。臣福長安。何曾駭走足多蚊。阿睦爾撒納既逃。誘伊犁諸宰

沁等斷臺肆掠。丙子春。整旅討逆。並就剿撫。

阿逆遂逃哈薩克。哈薩克俄羅斯獻事重定。爾時命理藩院嚴檄俄羅

稔阿逆反覆。且惑中朝威德。請擒賊自効。

逆勢益蹙。後轉入俄羅斯境。初。噶爾丹策凌託與黃教。仿西藏都綱。建固爾札廟于

痘身伏冥誅。俄羅斯恐不足取信天朝。修

固爾札焚碑又鐫。伊初。噶爾丹策凌託與黃教。仿西藏都綱。建固爾札廟于

之力。即阿睦爾撒納亦結爲黨。伊犁再定時。固爾札廟旋燬于火。助逆喇嘛。

四衛心純邀後福。衛拉特舊時本爲四部。同歸焦爛。從此西域悉入版圖。御製後勒銘之碑。並建伊犁。彰勳藏。一爲

都爾伯特部。一爲和碩特部。一爲輝特部。後因反覆叛亂。三部俱自貽顛覆。惟都爾伯特一

部。始終恭順。至今膺封爵。列年班。其部落俱得安遊牧而長子孫。常享康寧之福。臣蕭福。

御製一麾手握鎮中權。伊犁形勢甲西域。山河表裏。最爲扼要。準部向以伊犁爲庭。我師既平準夷。即其地設將軍一。

游牧之領隊大臣六分理之。總管六。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一。領隊大臣一。管厄魯特兵之總管一。弟兄和卓隼夷禁桎

凡西域新疆事。皆總成于將軍。形勢聯絡。屹爲重鎮。以上二次平定準噶爾。是爲武功之二。

桔思開回部旋。回部大和卓木波哈拉泥敦。小和卓木霍集占。久爲準噶爾拘囚。責其貢稅。我師定伊。尙德不圖用

征逆。兩和卓木以累繫之餘。復得出爲部長。乃乘阿逆之亂。

揚威本計久綏邊。西師之役。聖意謂犁庭掃穴。未可操券。故禡旗。命將之典。槩未舉行。乃天心助順。偏師直入。

爾。阿克蘇。烏什。和闐等。勢如拉朽。伊犁遂入版圖。至回部未定。則伊犁終不得安。因命將軍等旋師定回部。而庫車。沙雅

無不降順。逆我王師。少能擊衆資師武。大兵討逆回圍庫車城時。聞有賊人自托木羅克來援。派兵百。竄失窮追

治帥愆。官軍既敗霍集占援庫車之賊。城中喪膽。若緊攻。無難立破。乃雅爾哈善既誤用地道之策。又聽順德納之言。

誘賊出走。致霍集占既入復出。又不急追擒。因治雅爾哈善縱賊債轍之罪。而以定邊將軍兆惠馳往辦理。仰見

師貞以律。是圍有援軍濟有馬。兆惠兵薄葉爾羌城。賊畫溝自固。我師以少擊衆。賊衆披靡。因地皆沮洳。馬力又往。阿里哀亦解馬濟師。同時並集。此皆我皇上先幾籌策。于上年六月。即降旨派兵撥馬。欲以久在行間者。害餘藏。故兵馬率早在途。得應期集事。於是內外相應。轉戰五日四夜。殲賊數千。大和卓木脅中鎗昇遁。臣常青。

米樹徐鉛。當黑水被圍時。營中掘得窖米。以濟軍食。賊拒高施銃。鉛丸至集營樹。井無雁行輾轉。尋蟻。木自知勢。中人者。我軍斫木爲薪。得鉛丸數萬。即以擊賊。此實吳蒼鴻祐。助順成功。

難抗。于我師未進。廿日前擡部落載重器逃去。虎士暉烹湯沃蜮。于阿爾楚爾。明瑞一邀之于霍斯庫魯克。富德再陷之。葉爾羌。喀什噶爾二城之舊伯克等。遂獻城降。素爾坦沙遜繳納款。遣賊于阿爾楚爾哈嶺。再戰二會。一擒。

百人竄拔達克山。又爲富德等窮追至。寸檄誠呈街揭葉。霍集占兄弟潰逃拔達克山。富德等繳曉順逆。令其縛獻其汗。伊西洱庫爾達爾。二會僅以身免。

一賊來獻。葉街懸示。五城臂使雪屯田。回部置大城五。曰葉爾羌。屬境三十九。曰喀什噶爾。屬境二十一。曰和。回部大定。臣紀昀。屬境三十二。曰烏什。屬境三十二。曰阿克蘇。屬境二十一。皆設辦。

事大臣。參贊大臣。營兵戍守。小城十三。曰庫車。曰喀喇沙爾。設辦事大臣。曰英吉沙爾。隸喀什噶爾。曰沙雅爾。隸庫車。曰布古爾。曰庫爾勒。隸喀喇沙爾。曰養里木。曰拜城。隸阿克蘇。曰哈喇哈什。曰玉龍哈什。曰車塔。曰塔。

克。曰克爾雅。并隸和闐。周萬餘里。土宜穀。麥。蔬。同文譯達陀犁史。西域既平。命纂西域同文志。以天山南路。果。開墾屯田。每歲冰解。資雪山水灌溉。早潦無虞。天山北路。準部。回部。並西藏。青海等。

地名。人名諸門。始國書。繼對音漢文。復繼三合切音。又以蒙古。西番。托忒。回字。相次綴書。于漢文下詳註或準或回。俾識漢字者易通。而陀犁克史可讀。若我皇上。則蒙古。回。準。唐古忒。諸部之語。莫不通然。又無須舌人之。

也。譯減賦民輸騰格錢。各城向屬準噶爾。若其賦重。自準夷既平。則壤定。賦十減其六。回人稱錢爲雅爾瑪克。以一。錢形。首銳。中無方孔。平定後。設局改鑄。面鑄乾隆通寶漢字。後定以百普爾爲一騰格。至十萬騰格。則稱溫圖滿。舊。

背鑄地名。用國書及回字。額賦折收。皆輸騰格。回民以爲通便。如郡縣官釐伯克。伯克。回部官之總名。其曰阿。地訓都統。其品級自三品至七品有差。管理錢糧者噶哈納伯克。協理者商伯克。司刑名者哈資伯克。司貿易匠役者。

納克布伯克。司念經者摩提色布伯克。司買賣田產者密圖巴里伯克。司水利者密拉布伯克。司來使供給文移者都管伯克。司牲畜稅者巴濟伯爾伯克。司菓園者巴克瑪塔爾伯克。備差遣者什瑚爾伯克。承徵錢糧者阿爾巴布伯克。巡捕者帕提沙。

布伯克。管本城村一切事及雜差者明伯克。司外來貿易稅者克勒克雅拉克伯克。司教幼童經者默克塔布伯克。司街巡園。木者塞依得爾伯克。司軍器者哲百伯克。相沿仍舊。得春秋賞採和闐。于闐產玉。探山撈水。歲春秋二貢。回人採玉者。

還補則由駐藏大臣核奏。皆如內地。臣胡季堂。視所採多寡大小差之。供役子來恐後。

大宛倅介青絲鞵。

大漠以北如古大宛等國。漢、唐來臣服未及之地。牙錄版圖。其輪駟異質。權奇者相望。如拔遼克山八駿。愛烏罕四駿。皆遼磨製。而內地馬多市於哈薩克。歲命織造平價買絲官織。短長厚薄如

式。發伊犁和市馬。馬一疋不過三四金。操縱皆由官吏。非如各代馬。布魯者年白髮鬚。八旬萬壽之年。布魯特畢班壘市。任彼居奇。有五十疋昂昂一贏者。見御製反白居易陰山道樂府。特之母年一百有六歲。令其子

赴將軍處投稟。恭祝萬壽。皇上以遠徵。二萬里遙責戎索。西域底定後。就山川形勢。綜分四路。出嘉峪關自東而西。齋婦。洵爲上瑞。賞大綬。貂皮等物。安西州下門。燉煌屬安西南路。北自哈密抵鎮西府。暨準

噶爾部烏魯木齊東境及迪化州爲安西北路。庫爾喀爾烏蘇塔爾巴哈台及伊犁東西爲天山北路。開展。哈勒沙爾。庫車。沙雅爾。葉爾羌。和闐爲天山南路。徑數千里。圖二萬餘里。自古疆域之廣。未有如今日者。臣彭元瑞。

御三十平載緩染吟箋。予於辛亥夏作回疆三十韻。敘其梗槩。俾疆域如繪。且以知拓地開疆。總由天貺之篤厚。且製部。是爲武苗蠻嘯侶戊辰逞。經略討降已已傳。歲戊辰。大金川變羅奔特其險遠。構疊鄰番。各土司申訴疆吏。請

功之三。乃命爲經略。抵軍營日。即將漢奸良爾吉正法。摧欄擄堅。番酋震懼請降。經略必欲殲之。勿許。朕體天地好生。且行。乃命爲經略。抵軍營日。即將漢奸良爾吉正法。摧欄擄堅。番酋震懼請降。經略必欲殲之。勿許。朕體天地好生。且

么騰不足污我斧。令經略宣旨受降。番酋委羅奔。狼卡。悉衆匍匐稽顙。詣軍門納款。以上平定金川。是爲武功之四。噶料一寬煩再勦。金川降後甫十年。耶卡復與鄰土司開。逆子索諾木益兇悖。各土司力不敵。畏之如虎。予以蠻觸之

鄰境土司。提督阿爾泰。提督董天弼。始復以用兵。不復加兵。地方大吏。狃于息事。每示優容。逆酋日益逞結小金川。賈食請。雖阿爾泰依違談事。亦因前次未大加懲創耳。

倏聞初惡變終憐。小金川始與金川水火。戊辰之役。即因金川滋擾小金川。煩我戎行。乃十數年後。僧格桑。索諾木兩所破。逃入金川。而木果木之後。索諾木但令七圖安堵爾往美諾號召。隣鄰鄂什怒眈視。僧格桑與鄂克什土司構怨。

而不使僧格桑。則其驚噬真情畢露。交惡交歡。皆非天良本性耳。隣鄰鄂什怒眈視。僧格桑與鄂克什土司構怨。遣兵護救。僧格桑竟拒官兵。期必取鄂克什官寨。阿爾泰因有發兵之請。諸獠維橋餓墮涎。維州本漢冉駹羌地。

此。遂名姜維城。唐初因置維州。後經吐蕃亂。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三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無憂城。五代時內附。始置縣曰保甯。自宋至明。或改威州。或析爲保縣。本朝仍

爲保縣。屬茂州。今其地尙有維州橋之稱。金川番衆。構釁牙交三雜谷。金川用兵之始。由耶卡與革布什哨隙。復與以殺至維州橋播諸相煽。其食涎之計。固非一日。構釁牙交三雜谷。金川用兵之始。由耶卡與革布什哨隙。復與

以殺至維州橋播諸相煽。其食涎之計。固非一日。構釁牙交三雜谷。金川用兵之始。由耶卡與革布什哨隙。復與

惡。自特地廣人衆。與各土司構兵不
已。故不得不與師問罪。臣舒常。喪家喘聚兩金川。阿爾泰還就玩誤。因加罷斥。而命溫福自滇往代爲大學士。

資哩。直抵路頂宗。阿桂爲副將軍。由明郭宗合攻。克布朗郭宗。於是小金川逆酋僧格桑竄金川。莫延殘喘。板昭首盪功方半。將軍等至美諾。破其碉。

旺。解京正法。並檄定汗牛。大板昭等寨落。小金川悉。臘嶺俄驚孽罔湔。勦金川之兵。溫福由功噶爾拉。阿桂由當。

平。而金川索諾木。竟敢黨惡助逆。於是復進兵討之。賊由臘嶺繞攻。地險多雨雪。半年未下。溫福乖於調度。遂爲。丫口馬尼互犄角。出時阿桂南路之兵。亦難獨駐。遂全師。

賊伺。致有木果木之變。小金川之地復失。其孽更不可道矣。其南路令明亮爲副將軍。所向克捷。旬日間收復小。木思康。

兩營。及吉林、索倫、黑龍江、勁兵七千人。由西路復進。其南路令明亮爲副將軍。所向克捷。旬日間收復小。木思康。

薩拉攻堅。阿桂派兵三隊。分攻得康薩爾山梁。其木思工噶克更險要。我兵正商取宜喜路。勒烏圍燬雷爲礮。勒烏。

薩拉攻堅。阿桂派兵三隊。分攻得康薩爾山梁。其木思工噶克更險要。我兵正商取宜喜路。勒烏圍燬雷爲礮。勒烏。

薩拉攻堅。阿桂派兵三隊。分攻得康薩爾山梁。其木思工噶克更險要。我兵正商取宜喜路。勒烏圍燬雷爲礮。勒烏。

薩拉攻堅。阿桂派兵三隊。分攻得康薩爾山梁。其木思工噶克更險要。我兵正商取宜喜路。勒烏圍燬雷爲礮。勒烏。

薩拉攻堅。阿桂派兵三隊。分攻得康薩爾山梁。其木思工噶克更險要。我兵正商取宜喜路。勒烏圍燬雷爲礮。勒烏。

薩拉攻堅。阿桂派兵三隊。分攻得康薩爾山梁。其木思工噶克更險要。我兵正商取宜喜路。勒烏圍燬雷爲礮。勒烏。

薩拉攻堅。阿桂派兵三隊。分攻得康薩爾山梁。其木思工噶克更險要。我兵正商取宜喜路。勒烏圍燬雷爲礮。勒烏。

薩拉攻堅。阿桂派兵三隊。分攻得康薩爾山梁。其木思工噶克更險要。我兵正商取宜喜路。勒烏圍燬雷爲礮。勒烏。

臣胡圖

御製屢隨屯練勇而假。金川降番屯練立營後。凡徵調從征。如剿滅甘省逆回。蘇四十三、田五、臺灣逆匪林爽文。及此

功之。土肥穀熟臺灣最。臺灣孤懸海外。候暖土肥。生植滋茂。稻歲兩熟。沙地栽番薯、甘蔗。不事耘鋤。坐享厚利。

五。嬉武恬文吏治沿。向例。臺灣道、府、廳、縣缺。督撫慎揀通省才守兼優之人調往。弁員亦由提、鎮揀調。遠涉重

走。於不問。徇私婪索。小民無所告訴。每私怨。邪會飾為添弟報。自鄭成功挈內地民外徙。臺灣平後。海禁漸弛。閩之

聚衆械鬪。地方官復徭丁結。致釀事端。倡天地會。結盟聚衆。凡入教者。用三指按心為號。大指為天。

地方官不能稽察。奸民糾結。以凌寡弱。倡天地會。結盟聚衆。凡入教者。用三指按心為號。大指為天。

小指為地。起於乾隆三十二年。彼時地方官改作添弟二字。化大為小。規避處分。養應為患。職是之由。

衆訖愚奉秀民顛。林爽文嘯兇滋事。莊大田為之羽翼。又有彰化縣革役受傷職。同知王坑郎跛足。專司運米。連清水以

屯蟻聚。同督均水陸棲雞翼。水師提督黃仕簡。帶兵渡海。陸路提督任承恩。亦請率師進剿。而仕簡以病督。並不

肆鴟張。督均水陸棲雞翼。水師提督黃仕簡。帶兵渡海。陸路提督任承恩。亦請率師進剿。而仕簡以病督。並不

勢綴北南逞鶻拳。官軍既收復鳳山。總兵郝壯猷。又以恒怯敗歸。黃仕簡安坐南路。任承恩又不能自北而南。二將

股肱新渡海。任即令馳赴行在。親授方略。命為將軍。以海蘭察為參贊大臣。同往督辦。臣吳省闕。百人身手舊

凌煙。巴圖魯、侍衛、章京等。皆選鋒勁旅。久經行陣。屢立戰功。駛征飛棹螺扶鵠。皇上以福康安遠涉重洋。為國

帶。俾得安穩利涉。福康安於十月初配渡。後在崇武澳守風。到即開圍圍爵避鶻。福康安進援諸羅。整兵五隊。與海蘭察、

十月底放洋。一晝夜千里抵鹿仔港。吉祥迅速。海上爭傳之。糾衆拒截官兵。福康安預為布置。左右堵。大里

甯登保及巴圖魯等分進。黎明衝入賊中。賊匪退竹林。復於崙仔尾等莊。糾衆拒截官兵。福康安預為布置。左右堵。大里

截。力戰退賊。立將道路開通。長驅先進。直抵縣城。並將附近賊淨剿。諸羅城中。義民踴躍歡迎。共慶更生。大里

杙陘無窟此。大軍既解諸羅圍。遂剿興化店。至員林。焚大排竹莊。破中林、大浦林、大浦尾。收斗六門。臺東西螺街。

經水沙。連進攻大里杙地。為林爽文集穴。築土城。樹木柵。倚山繞河。大兵策馬直渡。自申至卯。擁

入西北兩門。將全莊洗戮。林爽文於夜拒官兵時潛遁。臣阮元。老衢崎嶇乃殲焉。林爽文竄後。官軍執賊目。究去路。招諭各社生番協擒。令巴圖

衛崎將林爽文並賊。社窮蚊率渠禽二。莊大田於林爽文就擒後。仍在郡城一帶出沒。據大武隴賊巢。攻擾村莊福康安。目何有志同獲。海蘭察等。分路捕戮甚多。莊大田逃至極南之瑯嶠潛匿。欲逃往蚊率社。四面

攻圍。遂將莊大田及其母頭目。洋斷蜆潛衆陪千。柴城地方逼近海岸。福康安恐莊大田或因攻急。潛由海道。先派巴圖

莊大非等千二百餘名全獲。星碣告成。灤水學。臺灣平定。皇上以事起奸民。弗稱于太學勒碑。然

賊數千。鎗斃及擠海中并自投者。不可計數。殺。臺灣平定。皇上以事起奸民。弗稱于太學勒碑。然

不可不紀。熱河文廟。每駐蹕必先展謁。又籌辦斯事命將決幾之所。于愛祠留鎮鳳山巔。上念臺灣地隔重洋。五方維處。

熱河文廟勒碑。正合受成告成之義。詳見御製碑記中。臣童鳳三。愛祠留鎮鳳山巔。風俗素刁悍。恐事過即忘。不足

令怵目。敕命于事竣後。如福康安、海蘭察、及鄂輝、普爾普、舒亮等之謀。懲奸懲墨。抒詳牘。福康安、徐嗣曾等。

勇最著者。于臺灣郡城及嘉義縣。各建生祠塑像。俾望而生畏。日久不忘。要結會盟。種種惡習。無不詳定查。輪歲輪巡

善後事宜十六條。于百姓之作奸犯科。搶奪械鬪。私藏軍器。賭博聚衆。要結會盟。種種惡習。無不詳定查。輪歲輪巡

察章程。文武員弁兵丁等。或藉稽察。私行私渡。婪索。或案件化大爲小。私相賄縱。俱嚴定科條。以示懲創。輪歲輪巡

莅統員。向例每年一次。後爲三年一次。奏派滿、漢御史各一。巡視臺灣。御史職任較小。且京員未能備悉地方情形。

由督撫。有名無實。特諭停止。每年輪督撫及水陸兩提督一人。前往稽察整頓。臺灣道、府缺。均由吏部請旨簡放。不

奏調。生熟野番交喜讐。臺灣自古不隸版圖。明末流寇林道乾始遁居之。後鄭芝龍倚爲巢窟。所部多閩、廣、內地

內山爲生番。生番外爲野番。不事耕種。遊民越界偷墾。地方官謫之界外。不加稽查。致奸匪藏匿。誘生番爲遁逃。載

逆匪林爽文雖竄入內山。經大軍四路窮搜。生番奉檄協捕。旋即擒獲。番等既讐天威。喜得賞資。其頭目華督由東告疆

吏首行薙髮。衆番社隨班入覲。熟番與編氓無異。而生野番亦歸聲教矣。臣那彥成。

世守恭順。準以興繼之義。豈忍坐視。命督臣孫士毅率將士萬人。出關申討。未及兩旬。迅奏大捷。克復黎城。黎維祁受封嗣國。銅柱紀功命班旅。黎維祁既復國。阮氏歸。廣南去黎。不值費中國之力。亦恐乖知止之義。且念黎氏近代不能自強。或者天厭其德。朕亦惟順天而行。是以命孫士毅班師。成記一篇以示。

丹符棄守合更紘。阮光平再來黎城。黎惟祁即棄國奔逃。并新封之印而失之。是我皇上謂天厭其德。如操左券。維

豪竊據。更相吞噬。若付之他人。益難綏靖。豈能復撫其國。而安南舊俗。自六朝以來。曲氏、皎氏、吳氏、丁氏、皆土

固存因時制事。具有至當權衡。而維祁入朝後。仍予世管佐領。隸其所攬屬人。尤爲仁至義盡。畏天關狃封囊

籲。阮光平既至黎城。自知罪大震讐。屢遣叩關。請罪乞降。福康安再四駁斥。繼遣親姪阮光顯齎表稟。赴關哀籲。福

曰畏天關。昭德臺承錫土專。皇上以安南黎氏。既爲天人所厭。因允阮光平悔罪求封之請。命爲安南國王。輯其民

恭謝。越雉肱車躬莫至。阮光平以躬遇聖壽八旬。懇入朝隨班叩祝。商之奇肱飛車。周之越裳馴雉。金身珠目詔徒

捐。元曾諡安南國王陳日烜來朝。如不能。則積金代身。兩珠代目。後日烜進金人代已。明朝莫登庸。黎維潭。兩次亦

人父子。視金身珠目。樂呈僣休歡稱咒。阮光平未入關之先。恭撰祝嘏詞十章。令彼國樂工演習。冀列

之詔。殊堪鄙笑。皇上先已加恩。賜阮光平黃綬玉帶。及瞻覲後。籲遵天朝衣冠。上鑒其誠悃。因賜紅寶石頂。三眼翎。黃馬褂。筵

珥蟬。宴日。依皇子所用金黃色蟒袍。四圍靜掛。賜示優寵。并令朝賀時仍用該國衣冠。且念該藩爲一國臣民具瞻。若

竟難髮遣中國服飾。轉非聖意所嘉許。詳悉宣諭。恩義備至。郡邸親藩介宁右。阮光平既膺封爵。皇上嘉其萬里瞻依。特命朝會班在

照瀛壖。阮光平歸降。皇上以其誠心向化。於己酉秋冬。曾兩賜御筆詩章。至庚戌七月。阮光平至避暑山莊陸見。又賜

頒御製詩文集。准與頒給。俾新造藩邦。咸仰文思。奉爲世寶。賜遊禁苑仙莊仰。阮光平陸見後。命御前大臣等。率同瞻仰避暑山莊行宮各

應祠夕顙虔。上以八旬聖壽。於凡中祀親詣行禮。阮光平服本朝衣冠陪祀。始末兩書姚姒冊。恭讀御製書安南始末

記。闡明黎維祁失德天厭。及阮光平悔觀親允封。以成息兵安衆之美。孫士毅全師。不致損國威重。且述臨御以來。屢經兵事。每以危而復安。視若失而乃得。晉遼天眷。致意焉。聖訓煌煌。實爲萬古不刊。臣陳崇本。畫圖六詠。芭薇篇。爲嘉觀詞。駟之戰。二爲三異柱石之戰。三爲壽昌江之戰。四爲市求江之戰。五爲富良江之戰。六爲阮光平遣廷阮光顯入觀賜宴之圖。命畫院諸臣繪冊。以上平定安南。是爲武功之七。同時悔辜人來揮。戊申年。皇上念伊悔罪投誠。嘉其向化之心。因允所請。優加賞資。至庚戌。孟陞復遣使恭祝八旬大慶。并乞封號。即封爲緬甸國王。俾世守。昔歲誅擄師下滇。緬甸荒陬。向未內屬。疆土。按緬甸。卽後漢書西南夷傳國。唐爲驛國。又曰朱波。至宋始爲緬。昔歲誅擄師下滇。緬甸荒陬。向未內屬。擾雲南永昌邊外土司。不得已用兵。已丑歲。經略大學士傅恆進剿。於新街江裔連破賊壘。討日藏事。賊勢窘迫。遣頭目詣營乞降。皇上念其地水土惡劣。大兵難久駐。因降旨解圍振旅。懜駭之子贅角牙濟惡。與懜駭之弟孟陞不睦。孟陞藏身緬寺爲僧。其國內訌屢構。至是國人舉孟陞掌國事。自罷戰還羅偕燕席。先是緬甸與暹羅構兵。奪暹羅長。本地後有知伊兄父子得罪天朝。遣使獻寶。詳見御製誌事諸詩。罷戰還羅偕燕席。鄭昭鄭華父子。收暹羅餘衆立國。來貢請封。恩封爲暹羅國王。是年兩國貢使到京。特頒諭旨。以該二國向不睦。今俱修。天朝。應彼此修好。永戢兵端。同受大皇帝恩眷。令各回告該王敬遵。臣王坦修。

御。自歸土扈接華轡。緬甸初以滋事邊疆。與師問罪。既因籲貸之。二十年來。久置度外。豈值一紙書招諭臣服。而孟

者。同出至誠。非上蒼鴻佑。曷克臻。廓爾喀部在後藏邊界西。向與唐古特往來貿易。此。以上平定緬甸。是爲武功之八。廓爾喀部在後藏邊界西。向與唐古特往來貿易。

廓爾喀有搶掠藏界濟噶。大吏因教我武宣。衛藏爲歷輩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駐錫地。康熙。雍正年間。兩次用兵。素所敬信。豈得不爲保護。但起事之由。不得不察。隨命巴忠赴查。始知藏中管事之噶布倫索諾木。旺札勒等。有任意加稅。食鹽攪土之弊。迨廓爾喀進表申訴。而慶林等恐釁啟釁。抑不奏。激成事端。因將慶林等治罪。命四川將軍鄂輝。

提督成德。未示兵威彼乞順。時春雪連綿。山徑難行。鄂輝等派善能登陟將士。開道翻山深入。將侵地收復。賊於我兵未

等往討。曲加宥准。然使鄂輝等于彼時果深入賊境。大示兵威。痛加勦殺。使彼震懾。則後斷不復有侵掠事也。

威。痛加勦殺。使彼震懾。則後斷不復有侵掠事也。

預朝元會使歡還。廓爾喀感皇上雪其冤抑。隨遣大頭目喀哇斯哈哩薩野。獻貝葉經文。方物。庚戌元旦。與各國使臣。

同預朝會。新正並與節宴。遵制薙髮。獻賜衣冠。降勅封拉特納巴都爾爲喀爾德呢王。其叔父巴都

爾薩野爲圖薩拉克齊公。加賜帽頂、補服、蟒袍、朝珠、佩帶諸物。卽交來使齎歸封賞。以上初次平定廓爾喀。是爲武功之九。丹津瞋各言成食。初。命鄂輝、成德等問罪時。上乃巴忠圖將就了事。聽前藏之噶布倫丹津。班珠爾商和。私立合同。每歲沙瑪貪譏狡勿悛。紅教喇嘛沙瑪爾巴及札藏人給廓爾喀元寶三百。次年又咨弗予。此廓爾喀復來侵擾之由也。什倫布仲巴呼圖克圖與前輩班禪額爾德尼同屬弟兄。班禪於庚子遠來入覲。皇上嘉賓既優。所過蒙古王、公等。贈遺不下數十萬金。乃仲巴呼圖克圖及歲喀堪布等不能分惠弟兄。施捨各寺廟。致沙瑪爾巴垂涎札什倫布財產。與巴都爾薩野交好。慫恿廓爾喀藉端肇釁。佛教戒食。而沙瑪爾巴利。福壽梵壇魔逞力。札什倫布。華言福壽須彌。爲班禪安禪之所。歲辛亥。駐藏大臣蕭心。構議逞忿。尤宗門敗類。福壽梵壇魔逞力。札什倫布。華言福壽須彌。爲班禪安禪之所。歲辛亥。駐藏大臣十一日。開八札什倫布廟。搶掠財物。割剝莊嚴王。吉祥天母卜興祇。札什倫布廟喇嘛四五千人。賊衆至廟者不過數百人。疆佛土。敢肆妄行。不可用師懲創。臣程昌期。妄稱不宜接仗。致衆感散。經。鄂輝奏聞。皇上以喇嘛雖異教。而濟仲等賞通。而供奉吉祥天母之濟仲。札蒼等假占卜。妄稱不宜接仗。致衆感散。經。鄂輝奏聞。皇上以喇嘛雖異教。而濟仲等與祇棄守。在王法爲妖言失陷。在佛法不能護法禦魔。均不可宥。卽命將爲首之濟仲。在彼剝黃正法。其札蒼及仲巴呼圖克圖解京治罪。自帕克巴創教。從未有以法治喇嘛與內地齊民無異。壓攻雨夜軍聲冠。上。次廓爾喀。御製詩卽有我者。皆由皇上德威撫馭。日深明禪理。正彼法中所謂大威神力也。聖算早已籌及。一聞奏報。決機發策。以福康安掠札什倫布。勢更猖獗。若不示大兵威。則疆長莫及。勢將貽患藏地。屯練、降番、蒙古、達木兵近萬人。迅抵後藏。四爲大將軍。海蘭察、惠齡爲參贊。領巴圖魯、侍衛、章京、調索倫、屯練、降番、蒙古、達木兵近萬人。迅抵後藏。四分兵。福康安自第里朗古趨宗喀。五月七日至察木地。有賊寨。大兵乘雨夜。誘伏深林勝氣纏。我兵乘勝直前。初八日。海蘭察由正路攻寨。福康安往來指示。登時攻克。先聲已奪人矣。誘伏深林勝氣纏。我兵乘勝直前。初八日。百餘匪寨中。官兵望見。分投下壓。於半山竊下。先伏多人。汲斷濟噶番境復。濟噶官寨高廣。原後藏所轄。賊據後。故留一路誘賊上。鎗箭齊發。賊首尾不能相顧。殲戮無遺。砌石牆甚堅。東南築大礮負隅。臨河礮卡。係取水要隘。抵禦益堅。福康安等斷汲分攻。拋火彈焚礮。並及寨屋。立將官寨。橋通熱索賊疆逼。克濟噶後。攻克。除焚斃外。滾山逃竄者。窮追擒勦。於是藏境全復。時五月十日也。臣錢榮。橋通熱索賊疆逼。十三日進。八十里。爲熱索橋。過此屬賊境。賊以木爲橋。北岸三四里外索喇拉山。石卡一。南岸臨河。大石卡二。特險抵禦。自濟噶西南。夾岸緣河。窄徑一線。獨木偏橋。又值雨滑。官兵步行一晝夜。十四日晨至索喇拉山。前撲北山右卡。賊棄卡潰。奮勇追勦。伐木搭橋。賊阻河抗拒。福康安等謀于河邊伴渡。密令阿滿泰等東由峨綠大山繞至上游。筏渡南岸。出其不意。直撲賊卡。殺數十人。摧其頭層。在北岸者飛渡。將後層奪據。賊駭竄自相排擠。死者無算。追至色達木。枯槎虬臥虹梁借。官兵入賊境。于十七、八兩日。行百六七十里。把呀噶爾謀協布噶賊卡屯守。有橫河深溜。河北旺堆山坡勢下。河南克瑪山坡勢高。賊據立木城。又于東三十餘里築克堆寨。毀旺堆橋阻我師。福康